

□那年那月

□赵长春(新乡市)

童年的鸡

鸡鸣桑树颠。

这话不假。鸡，确实可以飞到树上，打鸣，喂喂喂，喔喔喔。

童年记忆中，年年喂鸡。院子里总有一群鸡在晃悠，飞高飞低。

大人忙。喂鸡多是小孩子的事儿。早晨“开鸡窝”，拉开窗台下的鸡窝门，挤卧了一夜的鸡，轰！冲出来，一个挨一个，腾着特有的热腥味儿，散在院子里，伸脖子，吐出压抑地鸣，扇翅膀，能将几片树叶吹起。

接着，鸡冲向食盆，里面有和好的饲料，多是麦麸皮儿，配着碎碎的草。另有半埋在土里的烂瓦盆，盛水，供它们啄饮。最好是鸡们出窝前，先准备好这些，以免它们抢食时啄伤人。

吃罢，喝罢，鸡们便开始了一天的生活。展开翅膀，一扇，就落在了墙头，站在树梢，很稳。鸡的颈活，能多角度地转，看这看那，透着骄傲。这多是公鸡，红红的冠子，闪光的羽毛。

还有些母鸡，吃喝后，悄悄地飞上了窗台，或者卧在屋门后，就在那里，准备下蛋。一蓬软草内一个空蛋壳，母鸡会因此被诱惑，或者多份动力，就悄悄地卧下来。快了半个小时，慢了一个小时，甚至半上午不动，憋红着脸……突然“咯咯嗒！咯咯嗒！”地叫起来，出窝，宣布下蛋了，个个大！

这个时候，是母鸡骄傲的时刻，围

着主人的脚跟。母亲就捧出一把碎粮食，多是碎玉米、秕麦子，撒在地上，母鸡就不叫了，低头啄食，蹦蹦地吃。别的鸡，特别是公鸡，很快就过来，放下了威严的方步，啄食，还要呼唤别的母鸡。公鸡会把抢到的食物放在面前，啄着，“咕咕咕”地叫，引唤喜欢的母鸡过来。

总有一两只公鸡，喂到中秋，杀吃一个；再到春节，都杀了。公鸡的羽毛，可以用来做毽子，插在铜钱孔里，用布缝好，踢起来，鸡毛在空中飞舞。

傍晚，得“堵鸡窝”。太阳就要下山了，西墙上一片黄澄澄的光色。鸡们开始回家，各回各的家，都记路，就在主人的吆喝中。主人多是在院子里，撒上碎粮食，“咕咕咕”“咕咕咕”地叫；鸡们就一拨拨地进院子，好像一种默契。放学回来的我，看它们蹦蹦地啄吃，脖子伸着，屁股撅着，翅膀展开着。然后，鸡们进窝，我就帮助母亲数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够数了，堵上鸡窝门，就是一个石条，再顶上一块石头，防野物。

那时候野物多，特别是黄鼠狼。黄鼠狼是捕鸡高手，鸡一见，就瘫软在地，任其一口咬着脖颈，被拉跑。还有老鹰，就在乡村的上空，像个黑点，定住身子，突然下飞，唰！一阵风，能将院子里的鸡叨起，就在眨眼间！无论公鸡，还

是母鸡，都是一个大损失。

那时候不富足。鸡蛋七八分钱一个。天天收鸡蛋，也舍不得吃，去换钱，俗称“鸡屁股银行”。还可以拿上鸡蛋，换一个写字本，两支铅笔。我这样去村口的供销社时，脸儿总是红通通的。

那时候，吃鸡蛋是奢侈生活。老人有病补身子，小孩子过生日，可以吃鸡蛋。我们过生日的时候，一早，母亲会煮上鸡蛋，比人头多一两个。多出的，谁过生日谁吃。拿在手里，暖暖的。剥皮，蛋白青瓷色，细腻如玉，一小口、一小口地吃下。鸡们围过来，啄食蛋壳，偏着头看你，爪子高抬，轻放，像是生着什么气。

为了弥补对鸡们的抱愧，我们放学后，就去房后的园子里挖蚯蚓，鸡们喜欢啄食蚯蚓。这个时候，鸡们就跟你身边，刨翻过的地，抢吃，坠着身子，伸着脖子，能把蚯蚓弄断。荆条丛后，竟然有个鸡蛋！估计是哪个母鸡又“丢蛋”了。

总有这样的母鸡，记性不好，俗称“丢蛋鸡”。后来读书了，老师讲的内容总记不牢靠、记不全，这个时候，我就想起了“丢蛋鸡”。

有年端午，在舅家吃了咸鸡蛋。回来，我就给鸡喂盐。

我以为，咸鸡蛋就是这样来的。

□诗词采撷

秋语

□许新霞(新乡市)

敛去了含笑的面庞
卸下了娇艳的粉妆
小巧的莲蓬
摇曳出清幽的芬芳舒展着柔软的枝梢
轻和着金蝉的欢叫
婀娜的垂柳
舞动出暮夏的喧闹细雨微凉
诉说着昨日的过往
一池荷塘
碧波荡起圈圈涟漪
宛如缓缓流转的时光碧空陶醉了白云的安详
托风儿捎来秋天的欢畅
满树满树的果香
浸润了曾经的炙热滚烫

本版投稿邮箱

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：
pywbmywy@126.com

为文明新乡点赞

秋意渐起南太行

□张海平 摄



用手机记录生活，将文明城市的美好呈现，将眼前的风景定格。爱家乡，更爱镜头里的新乡，为文明新乡点赞。

来稿要求：展现新乡城市美景、宜居环境、风光地标、美丽生态等方面，并配上文字说明以及拍摄地点。

投稿请发至邮箱：pywbmywy@126.com

